

傅荻著

00021

谍报之花覆灭记

24019

79592

北方文艺出版社

5394



谍报之花覆灭记

傅 荻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雷 雯

封面设计：姜 录

谍报之花覆灭记

Die bao zhi hua Fu mie ji

傅 荻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船舶学院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 12/16·字数 9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42,773

统一书号：10380·177

定价：1.10 元

ISBN 7-5317-0086-2/I·67

目 录

小引	1
台北士林镇的幽灵	5
“谍报之花”伸出了“触角”	13
“反谍专家”无家可归	22
警官学校分来的高材生	29
香港来鸿	33
满身疑点的女人	39
春雷街新来的个体户	47
奇怪的黄手帕和神秘的电波	55
“高衙内”掳上了“香港姐”	65
色狼入盟	78
蒙娘收到了恐吓信	91
“香蕉”之谜	114
箭在弦上	124
血染流云宾馆	133
尾声	145

小 引

——文艺沙龙来了个“秃顶”侦察员

不久前，一个身材矮胖敦实的中年人要求参加我们“春芽”文学社。作为社长的我，不能不对他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一番了解：他今年四十二岁，在江城市公安局任侦察员，曾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过报告文学、散文、特写，共计十四万字。这样的人参加我们这个小小的文艺沙龙，我这个社长当然是求之不得。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发表的作品数量还不如他的一半哩！

他准时参加我们每周两次的创作会。我发现他很少发言，只是认真听别人演讲，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在我们这些留长发的文学青年中间，他的秃顶十分显眼。他戴上干警帽，看上去顶多三十五岁，但如果摘去帽子，他扮演五十岁的男子根本不用化妆。

一天夜里，我正在斗室里面对稿纸，奋臂疾书，和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悲共喜。写到动情时，我竟难以自持，嘴角轻轻抽搐，一股酸涩的泪流了出来。

“咚咚……”有人敲门。

我忙擦去泪水，打开门，是他——“秃顶”。

“请进。”我很有风度地一摆右手——这个动作是我看电影《巴顿将军》学来的。

“打搅社长了。”他微微一笑。长得象拳击运动员的人的嘴里竟飘出这么温和的声音，我多少有点诧异。

他坐在斗室里唯一的一张简易沙发上（这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高档品”），开口就问：“听说你爱写惊险小说。”

“爱。”我报之一笑，“不过，决没有做中国的福尔摩斯的野心！”

他从提包里拿出两个日记本，睇了我一眼：“这是我的日记，或许可以为你创作提供一些素材。”

“为我？”这太突然了。我真有点茫然。“你自己为什么不写？”我起码有半脑子狐疑。

“我整天干这行，再写这些东西，我的神经末梢承受不了……”他的话没说完，很可能是在想如何措辞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是不是刺激？”我这个人向来思路敏捷，猜别人的心思十拿九稳。

“可以这么说。那我就把日记本留给你。”他以大使递交国书般的庄重把日记本塞到我修长的手指中间。

没容我回话，他就起身告辞。走了，脚步声越来越小。

一个公安局侦察员的日记就在眼前，这太有吸引力了！我忽然想起我读中学看《天方夜谭》时就是眼下这般心情。

我稳稳地坐下来，顺手翻开日记本，看了二十七页，竟被日记里的内容吸引得不忍释手，惊险的情节，残酷的战斗，妙趣横生的罗曼史，侦察员的艰难辛苦，喜怒哀乐，全

都跃然纸上。我的脑细胞全“迷”了，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一口气看了六个小时，终于翻到了日记的最后一页。

“太棒了！”我对着镜中欣喜异常的我大叫。“这完全是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嘛！发表出去拥有读者自不在话下，还会给人以不少的回味和反思呢！”我望着镜中那张因激情勃发而变得生动的脸，自言自语。

第二天，我找到了“秃顶”：“你的日记真不赖！”我决不是言不由衷。“简直达到了发表水平。”我连着晃脑袋。我体内血液只要加速循环，脑袋就不太安份守己。

“那就拜托你写一部小说！”他说得真诚，不是开玩笑的口吻。“不过，不要提及我！”他郑重其事地摆摆手。

“你的作品让我发表？”我的天！谁说生活中只有一个张海迪、朱伯儒？我面前这位不就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吗！虽然他的身高只一米六零。

“不！你说得不准确。我提供的是素材，不是作品！”他沉下脸，两道浓眉蹙到一起。这种只有侦察员才能具有的眼神我并不陌生，反特电影中，公安人员审问特务都是这尊容！可我是特务么？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

“那我们共同署名，你先我后。稿费你七我三！”我心虚，有话说在当面，不让人抓小辫子。

他冷冷地睨着我：“你是商人？怎么养成讨价还价的习惯？”

我讪讪笑道：“……我是怕以后有人说我……”后面的话象长了刺，怎么也通不过嗓子眼。

“放心！我不会说你抄袭剽窃！不会！绝对不会！”

“可我心不安呐！”我还是诚惶诚恐。文坛是无风三尺浪，我把别人的日记作为自己的作品拿出去发表，万一张扬开来，我今后怎样见人？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双手抱拳——典型的江湖侠客动作，《霍元甲》里屡见不鲜。“我代表牺牲的战友拜托于你，希望作品尽快发表，以告慰九泉亡灵！”

我的心房倏地缩紧了。他肃穆得近似峻厉的神态把他内心急于想把此篇作品早日问世的焦迫全表露了出来。我忽然觉得手中的日记变得沉甸甸的。面对着这个诚实、执拗的侦察员，为了使先烈在九泉含笑，我还能再推辞么？我望着他，会说话的眼睛向他眨了眨。我不爱点头，对一件事表示赞同就眨眼。可“秃顶”能理会么？

他开心地笑了。他真不愧是侦察员，看懂了我眸光的内涵。我俩的默契达成了。

回到家里，我一头扎进“日记”里，为了对得起他的信任和嘱托，为了使作品上的署名能够名实相符，我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调动了每一个脑细胞的智慧，绷紧了一根神经末梢，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投入了再创作。

台北士林镇的幽灵

夜深了。银河繁星不甘寂寞地眨着眼睛。几块细长的马尾巴云象仙女的飘带围着银灿灿的月儿游动。一阵阵温馨的和风从银河抖落下来，轻拂着台北市——这个被万顷碧波环抱的不夜城。

让我把笔触从天上移到台北市内。此刻的台北市光怪陆离，人声鼎沸。疯狂的滚摆乐、酸溜溜的酒巴女歌声在空中沸沸扬扬。在高级酒巴、富丽堂皇的夜总会里，富商大贾们在尽情销魂。不能进高级游乐场所的操皮肉生涯的女人，在一个个金光闪亮的橱窗旁徘徊踟躕，不时向走出商店的各国游客甩过去一个媚眼。奇形怪状的霓虹灯把五颜六色的光线投到在街上缓缓行驶的轿车上，临空俯视，这些轿车就象在万花筒中爬行的甲壳虫。

有人说，台北的夜是轻歌曼舞的夜，是金光泻地的夜，是海风漫卷腥气的夜，是被一层璀璨绚烂的纱幕所笼罩的神秘的夜……

在台北市郊士林镇山上的国民党情报局特别行动处里，又是另一番光景。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异常紧张，从士官到处长李南江上校，没有一个人卧床而眠。虽说以往该处也是通

宵达旦地工作，但只有少数人值班，可今天，住在市区的几个副处长匆匆而来，连一些在外地休假的军官也奉命中断假期，全都聚集到了作战会议室。遵照李处长的命令，特行处“对大陆特工明语广播室”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播发电报。种种迹象表明，特行处今晚有重大行动。

在宽绰的作战会议室里，李南江上校坐在首席。他四十有四，矮胖敦实，英俊的“国”字型脸上神采奕奕，高耸的白鼻梁和双颧上浮动的两片红云，再配上一头卷曲的毛发，很容易使人怀疑他是中东人的后裔，虽然他的档案上明确地记载着：汉族，祖籍上海，父母均为汉人。他毕业于台北大学，投笔从戎后，在情报局工作得尤为出色，比较快地由一名少尉提升为上校军官。他不嫖不赌，烟酒不沾，不管每天公务何等繁忙，他都必练太极拳。由于他能力出众，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所以，在特行处深孚众望，也颇受最高当局的器重，成为“情报局内的栋梁之材”。可能是他深造于高等学府，他平时说话办事，举手投足，文人气质很浓。鉴于他的儒雅风度，同僚们美誉他是“赛公瑾”。他常为自己能有如此雅称而沾沾自喜。

在李南江上校的两边，分坐着十五个少校以上的军官，仅凭额头上的皱纹，就可发现与会者中，大多数人的年龄超过了会议主持人。此刻，李南江正用红铅笔批几份文件，他不开口，其他人最好保持缄默，因为李处座最讨厌旁人在特行处的军官会议上喧宾夺主。会议室里静极了，十几个军官象没有血肉的橱窗模特。李上校在文件上批示时铅笔写字的“沙沙”声，在军官们听来，起码比平时响三又二分之一倍。会议室四周汉白玉墙上嵌的壁灯透射出的湖蓝色光芒，

照在这些高级特务阴沉的脸上，使室内本来就有些压抑的气氛更加凝重。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略有些焦灼的眼光投向处长的“国”字脸，巴望他早开尊口。眼下时值深夜，就这样不吭不哈木头人似地坐着，谁挨得住？处长是有名的“夜猫子”，与会者中，不乏“夜盲症”患者，他们呆头呆脑地陪处长坐着，谁能保证“夜盲症”不发、眼皮儿不打架？特别是那个刚从台北“无烟工业区”应召女郎怀里被叫回处里的副处长任光伯，几次忍不住想打哈欠，但一想到从嗓子眼发出的这种响声会打破室内瘁人的静谧，比自己年少七岁的“少壮处长”那张英俊的脸上可能出现愠怒的肌肉运动，他硬是拼着毅力把“哈欠”压进了腹腔，可两滴饱含疲惫的泪却趁他往下憋劲时渗出了眼眶……

李南江批完了文件，扬起头，上眼皮微微翻动了几下，精亮清澈的眸子从左至右地转动了六十度，与会官佐急切的神情尽收眼底，不由得轻轻一笑。这文雅的风度，淡淡的笑意，稳重的神态，很象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据说，这位李上校多次看过有关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生平电影，深入研究过他写的军事理论，还不止一次地对比自己年轻十四岁的妻子说过，他一定要做个山本五十六那样的将军，集刚强勇猛和潇洒风雅于一身。是否确有其事，难以查考。但他此刻的神态却很象山本五十六在电影中的定格镜头，那倒是毋庸置疑的。

“诸位，”上校总算咧开了他那充满血色的嘴唇，“今天上午，国家安全局召开了紧急会议，通报了大陆共党和英国关于香港主权会谈情况。看来，他们之间达成了谅解和妥协，谈判进展顺利，估计明年会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公

报。山雨欲来风满楼呀！”他这个拖了足有十秒钟的“呀”音，象凛冽的溯风扫过了与会军官的心尖。“如果他们的公报当真发表，那将是比台风还要厉害十倍的冲击波，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难免不摇晃！噫，真乃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国有难料之安危！”说到此，他的眸子又从左至右地运动了六十度，各具神韵的脸在他面前一一晃过：有的眉尖紧锁，摇头叹息；有的托腮沉思，怏怏不乐；有的愕然沮丧，目光恍然；有的咬牙切齿，眸射凶光……

见与会军官颓伤不语，李南江有意昂起头，抑扬顿挫地念道：“半壁河山雨凄凄，忆往事，哪堪回首，欧亚拉美把吾欺。众亲叛，友朋离，每每思之把泪滴。领袖英灵怀胸阁，狂飙任刮我自立，卧薪尝胆重振旗，待听来日炸霹雳！”念到最后，他胸部前挺，脸放光彩，眸子上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好诗！实乃好诗！”任光伯副处长挥动着干瘦的右手，连声赞叹，皮包骨的脸颊上浮动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神情。“在此时局危难之时，我辈只有含悲忍痛，自强不息，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坚决粉碎大陆共党的统战阴谋！”

“光伯兄所言极是！”李南江接上话茬，“古人曰：沧海横溢，方显出英雄本色。形势严峻，更可考验各位对党国的忠心。悲观绝望是不必要的，惊恐彷徨是不应该的，动摇思迁是不允许的！我记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说过：‘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报以微笑，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将迎接一切风暴！’现在，国际时局风云突变，于我不利。今天的安全局会议要求情报各系统全力行动，主动出

击，以赫赫战绩迎接特大风暴！”

上校极富于鼓动性的演说，象给吸毒者注射了一针吗啡，使与会校官来了些许精神。那一颗颗低下去的头颅此刻全都扬了起来。

“处座，咱们特行处向来有打冲锋的传统。为了党国利益，我们义无反顾，和大陆共党背水一战！”一个少校撞击双拳，瞪着眼喊。

“说得好！义无反顾，背水一战！”李南江的脸上现出了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笑容。他的手轻掀桌旁的一个控钮，会议桌上的一副沙盘模型顿时大亮，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把沙盘点缀得绚丽斑斓。“咱们来个针锋相对，提前实施‘氢弹计划’！给大陆共党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

一个脸上有道伤疤的中校，恶狠狠地盯着沙盘，杀气腾腾地说：“大陆共党搞统战，咱们反其道而行之，给他来个特工战！叫他们人仰马翻，桥崩楼塌，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

“言之精粹，颇合我意。”李南江手拿一根绿色教鞭，指着沙盘模型说，“这是大陆江城市，我们的‘氢弹计划’就在此实施！‘氢弹’一旦爆炸，江城大桥、江城机场、江城市委大楼便统统化为灰烬！”

一个年近六旬的中校摸着灰白的络腮胡，聚精会神地望着模型上的大桥，不无担心地说：“就怕中共防范严密，咱们的人不好下手哇！”

李南江傲慢地瞥了老头一眼，矜特地冷笑，大不以为然地说：“中共目前搞开放政策，边境哨卡比以前松弛，正是我们渗透的好时机！几年来，我们先后派进去的几批人，不

都站稳了脚跟而又未被共军发现么？这就是我们能成功执行‘氢弹计划’的最好证据！现在，大陆上又一次空前混乱，当官的想钱，一般人也捞钱，为了发财，他们已经在不择手段。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大陆地工报来不少，我们已汇集成册！要钱？那好呀！咱们就投其所好，用钱把水搅浑，然后再浑水摸鱼！”

中校老头心中的忧虑并没有被处座的振振言辞所扫，依旧满腹疑惑：“处座，恕老朽啰嗦多言，近二十几年，我们并没有在大陆执行诸如‘氢弹’这样的计划，万一考虑不周，就会损兵折将。”

李南江狡黠地撇撇嘴角：“妙就妙在这里！咱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在大陆搞过暗杀、绑架、爆炸、放毒，以后的几十年，也不知是谁规定的，只搞中共文件，机密情报，而不搞带血的行动。由于我们变得文雅，时间一长，大陆共党对这些方面的防范也懈怠了。现在，咱们来个突然袭击，攻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炸、杀、抢三管齐下把江城市闹个天翻地覆，要让世人全都知晓，大陆并不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也不是山穷水尽，销声息鼓，我们的地下尖兵仍然在大陆卓有成效地战斗！只要‘氢弹’成功爆炸，世界上那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怀疑大陆政权的稳定性，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处座，时不我待，马上行动吧！”“伤疤”中校耐不住地叫起来。

任光伯晃着瘦削的脑袋，若有所思地问：“不知处座派何人前往？”

李南江沉思片刻，教鞭轻敲桌面，说：“香港谍报之

花！”

“老头”中校微微摇头：“只怕他一人孤掌难鸣吧？”

“老兄放心！”李南江手中的教鞭在空中一摆，“有‘香蕉’在江城市作内应。咱们手中有的是金币，我有信心！对‘氢弹’的前景是乐观的！”

“老头”中校疑虑重重：“不知中共在江城侦破系统的挂帅人物的实力如何？‘谍报之花’、‘香蕉’，是不是能与他周旋抗衡？”

“老头”口里甩出的这两个“？”一下子在李南江心上变成了两个！他素以思维敏捷著称，干练稳重闻名。他不得不承认，“老头”虽然谨小慎微，但他的质疑不无道理。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多年不搞“染血行动”，要搞则务必成功，否则，“计划”失败事小，加剧台北人心浮动事大。而成败的关键，是要了解江城对手，做到心中有数。可对手是谁呢？处长不得而知。再说，潜伏在江城的“香蕉”长久没有和台北联系，他对党国的忠心是一如既往呢，还是变异或游移？他在江城能否有效地配合“谍报之花”，战胜对手，成功爆炸“氢弹”？……

李南江的脑细胞在高效率地运转，思忖的目光透过窗户，不知投向夜空何处。一个疑问刚刚由右边大脑回答，另一个疑问又马上逼迫左边大脑表态。他知道，作为特行处的首脑，在关键时刻，容不得半点犹豫和寡断，否则，影响士气，涣散人心，就会出师不利。他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机立断，是进还是退？

没等他开口，“伤疤”中校摊开了备忘~~录~~，~~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肩头：“处座勿忧。据密息反映，大陆公安~~系统~~，~~一九五九年~~无友

班，成员青黄不接，半路出家的不少，警官学校培养者寥寥无几。此种情况在江城市也概莫能外。既然他们对潜伏的‘香蕉’都毫无察觉，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高手，这样的一些低能儿，又怎能对付得了特工骄子‘谍报之花’呢？所以，请处座速决，勿失良机！”

“言之有据！”李南江连连颌首，蓦然站起，教鞭戳着沙盘，果决地说：“向‘谍报之花’发报，由‘香蕉’策应，执行‘氢弹计划’！”

“老头”中校望着正面墙上的蒋介石像，心有余悸地小声祈祷：“愿领袖在天之灵保佑！望国父阴间显圣！以保‘谍报之花’成功！”

李南江悻悻地斜睨着他，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很有威慑：“我提请诸位注意，这里是特行处作战室，不是天主教堂！谁要做晚祷告，请易地叨念！”

“老头”中校恍然，祈祷声嘎然而止。

“谍报之花”伸出了“触角”

夜幕刚刚从西天拉开，碧蓝的海水变成了墨色，一抹迟迟不愿退去的晚霞，在天际尽头抖动着光彩，渐渐地被夜雾所吞噬。俄顷，雨从茫茫苍穹洒下，淅淅沥沥地拍打着特行处明语广播室的窗子。这是一间宽敞的船形房间，木质地板，玉石墙壁，每隔二米三，用五张条桌摆成一排，上面放着广播通讯器材，一共摆了四排。每排后面有一名女军官值班。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经李南江挑选的这些播音女郎，身材均在一米六四左右，年龄全都是二十岁。她们标致的脸蛋绝不次于“香港小姐”，金铃般的嗓门可与台北歌星媲美。她们嘴里飘出的“国语”，悦耳动听（尽管不都十分标准）。她们是惹得情报局的男人们心里痒痒的人物，但如果谁敢动她们一指头，李南江就会冷冰冰地请他脱下军装，另谋它业。

自从李南江就任特别行动处处长以后，该处大陆特工明语广播室的纪律更加严格了，他制定了各种值班“规矩”，违者定罚不贷。他有几句顺口溜：“要得反攻成功，自身必须中用。自己无用，反攻只是秋梦！”由于他管束严厉，特行处以往的那些拖沓、松弛、散漫的现象一扫而光，工作效